

导言

在很多人看来,今天的世界最不缺乏的就是思想。人们都以为,思想就像人的消化能力或生殖能力一样,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是正常的人,没有不会思想和不思想的。可是,这种对思想的想法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上,思想家成了非常罕见的“稀有物种”。尤其在我国,尤其在当代,要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思想家几乎比登天还难,而媒体操作的所谓“思想家”也恰恰是由于普遍的思想匮乏才成其为“思想家”。

那么,何为思想?“思想”这个词具有模糊性,它既可以指一种精神能力,又可以指这种精神能力产生的结果和这种精神能力的结晶。“思想读本”中的“思想”基本上利用它的这种模糊性,兼指这两种意义。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能力的思想,不同于一般人的思维能力。这个道理听上去好像有点强词夺理,其实很简单。一般正常人都思维能力,但与思想家沾不上边且不说,像祖冲之、陈景润、秦始皇、洛克菲勒、鲁班、基辛格或罗斯福这些人显然都有异乎寻常的思维能力,但却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思想家。为什么?因为他们思维活动的结果称不上思想。可见,虽然人们不一定说得出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却能轻易分别思想和非思想,思想家和非思想家。这说明,将思想与一般的思维能力和一般的思维活动结果相区别有其正当的理由。

然而,将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相区别不等于理解了那事物,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知道李四不是张三不等于了解李四一样。知道一物不是什么,不等于知道它是什么。^①我们没有思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思想。那么,什么是思想?对于一本大学思想读本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也绝非用简单的概念定义就可以打发。

其实,很多思想家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好的论述,只是由于我们懒得思想,满足于模

^① 这句话可能会被迷信形式逻辑思维的人笑话,其实再平常不过。比方说我完全不知道等离子是什么,但我肯定地知道它不是哲学。不顾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机械套用排中律才真正可笑,这正是没有思想的表现。

糊认识或知道个大概,或比这更有害,对一些自以为是或想当然的理解坚信不疑,从而影响了我们对思想的真正认识,也因此将许多非思想误以为是思想。

美籍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最后一部著作《精神生活》的第一部“思想”的导言前引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给思想的四个定义:思想不像科学那样带来知识;思想不产生有用的实践智慧;思想不解决宇宙之谜;思想不直接给我们行动的力量。这四个定义不但与我们许多人对于思想的理解不同,甚至相反,而且还让人有些泄气。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们几乎会马上诘问:那还要思想干什么?我们之所以没思想却正因为此。

其实海德格尔关于思想的定义一点也不是什么非常可怪之论,而是囿于手段一目的思维模式的现代人,已经无法用非功利的眼光来理解思想的问题了。思想不等于科学,科学是思想的一种特殊的运用领域,但思想不是科学,而是产生科学的能力。思想当然不能带来知识,思想本身也不是知识^①。知识是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一整套方法一点点学的,但思想却没办法学,人们不能学思想,只能去思想。所以海德格尔对思想的第一个定义其实说的是大家都熟悉,却未意识到的东西。

海德格尔的第二个定义也是如此,它说的无非是思想不是工具性的东西,所以不能指望它成为处理实践事务的利器。投机发财的金融家、飞黄腾达的政客或者无论什么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人士”,他们无一不有丰富的实践智慧,但这种实践智慧肯定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否则头号思想家就非他们莫属了。柏拉图差点被卖作奴隶,孔夫子一生颠沛流离,克尔恺郭尔穷困潦倒,皮尔士命途多蹇。卓绝的思想在他们那里并没有产生实践智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往不利。总之,思想不是能够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成功的工具。

同意海德格尔关于思想的前两个定义的人不一定会同意他的第三个定义。因为这些人会想,既然思想不产生知识,也不是做实际事务的工具,那么它就应该是对宇宙之谜的解答。既然各门具体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各种类型的具体问题,那么宇宙之谜

^① 所以我们可以说物理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外语知识,等等,唯独不能说思想知识。

这样的大问题总是留给思想来解决了,不然,思想有何用?持这种想法的人其实还是下意识地将思想等同于某种知识的努力,以为宇宙之谜这样的问题也像一般的科学问题或知识问题那样,是可以解决的。海德格尔对思想的第三个定义恰恰是要告诉人们,思想不是万能的,思想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它不是工具,不是器,而是道),也不能解决漫无边际的形而上学问题和宇宙论问题。就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言,它是虚的,就它不能回答宇宙之谜而言,它又不是不着边际的玄想或空想,它的内容和目标都是实在的。事实上,曾经有过的对宇宙之谜的解答的确也都不是思想,而是信仰或者猜想。

海德格尔对于思想的第四个定义恐怕也有不少人会反对,但反对者同样是缺乏思想。思想当然不能直接产生行动的力量,这是明摆着的事,否则就不会有“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的说法了。行动的直接动力是意志或其他非理性的因素,如欲望等,而不是思想。海涅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但康德没有去革命,而是在哥尼斯堡继续他的思想。阿伦特对政治行动有深入的思考,但她认为自己是思考者,而不是行动者。海德格尔之所以要强调思想不直接产生行动的力量,还是为了阐明思想的非工具性。

海德格尔对思想的四个定义是否定的规定,光有这些否定的规定还不够,作为一本大学思想读本,还必须对思想的根本特性有正面的阐明。在编者看来,思想的根本特性也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及道。这不是说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它只思考天道或其他形而上学对象之类的东西,而是说不管它思考什么,它首先应该有一种内在的境界。套用中国传统的义利分野,它应该是思必及义,而罕言利。这与它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求名得利的工具的特点是一致的。它体现了人可以超越自身的自然性(动物性)而升华到精神的高度。思想应该是能使人的生命得到提升,精神得到振拔。

思想的第二个根本特性是有疑。思想不能带来知识,思想也不能产生实践的智慧和解决宇宙之谜,不能直接产生行动的力量,那么思想能干什么?思想能让我们看出许多我们以为是天经地义或者理所当然的东西:观念、习俗、习惯、流行意见,甚至常识和知识,实际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有时甚至错谬得可以,只是我们蔽

而不知其蔽。思想通过怀疑和批判使我们从浑然不知的蒙蔽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怀疑与批判是思想的生命所在,一旦没有了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思想也就开始衰微了。

思想的第三个根本特性是出新。怀疑与批判是否定,有否定就有肯定,否定中必然蕴涵肯定,批判是创新的先声。思想的动力在于出新。不能推陈出新,只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前人已经说过的伟大思想,其实已是思想的停顿;而喋喋不休地重复尽人皆知的陈词滥调,则是思想的堕落。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创造伟大的思想。

思想还有一个根本特性就是重往。虽说思想的动力在出新,但任何人都不能凭空出新,推陈才能出新。怀特海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海德格尔说他毕生的事业就是解释西方哲学,说的都是一个道理。不推陈无以出新,最激烈的离经叛道者往往从传统中撷取最多,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者,无不如此。只有对以往的思想反复咀嚼过的人,才是真正的思想创造者。创新的思想总是建立在对过去思想的回顾坚持上。

基于对上述思想根本特性的认识,本读本相应分为以下四个部分:思想的境界,思想的锋芒,思想的开拓,思想的历程。

思想不是任何职业或“专业”的人的特权,牛顿、爱因斯坦是自然科学家,托尔斯泰和鲁迅是文学家,亚当·斯密和哈耶克是经济学家,韦伯和涂尔干是社会学家,章学诚和基佐是史学家,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但没有人会否认他们也都是思想家,他们给人类留下了不朽的思想。因此,本读本所选作品的作者不拘一格,只要他们的思想在今天还值得我们去思想。

目 录

第一部分 思想的境界

题说	猿瑶
猿隋格拉底的申辩	猿缘
猿黑格尔对听众的致辞	猿原
猿荷尔德林致其兄弟的两封信	猿苑
猿托尔斯泰论思想	猿猿
猿泰戈尔论沉思	猿源
猿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猿缘

第二部分 思想的锋芒

题说	猿苑
猿隋格拉底的辩证批判	猿怨
猿康德的理性批判	猿愿
猿尼采的传统价值批判	猿愿
猿章太炎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	猿起
猿鲁迅的文化批判	猿起
猿奥威尔的语言批判	猿起
猿哈耶克的科学知识批判	猿员
猿阿伦特的现代科学技术批判	猿员

第三部分 思想的开拓

题说	158
霍布斯论国家的起源	158
马克思论现代世界	158
詹姆斯论真理	159
弗雷格论意义和意谓	158
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	159
麦克卢汉论媒介	158
森论发展	159
哈特和奈格里论帝国	158

第四部分 思想的历程

题说	158
亚里士多德论希腊思想	158
诺夫乔伊论中世纪思想	158
杜威论近代西方思想	158
伽达默尔论现代西方哲学	158
钱穆论中国历史思想	158

题 说

罗曼·罗兰曾写道：“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伟大的思想也当作如是观。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的生命与别的动物的生命没有什么两样，惟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使人的生命得到振拔和升华，使人超越了自然界，而在宇宙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当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时，他显然也是要以思想来显示人在残酷的命运前的尊严和不屈。因此，思想最可贵的品质是崇高、伟岸、大气磅礴。本部分所选文字就是依据这样的标准。

第一篇“苏格拉底的申辩”是西方思想史上的著名篇章。苏格拉底人称“西方哲学之父”，他和孔子一样，没有留下自己亲笔写的文字，留下的言行都是学生的记录，包括这篇申辩。但人们至今认为苏格拉底是古往今来一切思想者的典范，他的高风亮节非常人所能及。这包括他的智慧、他的品德、他的谦逊和他面对死亡的从容。苏格拉底被他深爱的雅典城邦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死刑，但他在法庭上的申辩却不是要为自己申冤，而是超越对个人命运的计较，向他的审判者说明真正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作为思想史上的著名篇章，它当然也是在告诫后人，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是怎样的人。伟大的心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伟大的思想的保证。古往今来的伟大思想家，在许多方面可能是非常不伟大，甚至是伟大的反面，但他们在面对思想问题本身时，一定是超凡脱俗的，一定是超我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可能被纠正或超越，但他思想的境界是不可超越的，这是思想之精髓。

“黑格尔对听众的致辞”是编者青少年时代最受激励和感动的思想篇章。黑格尔的思想和文字的确不好懂，但这篇致辞虽然意思深刻，但还比较容易理解。黑格尔在这篇致辞中告诉他的听众，哲学是自由精神的家园，“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习的领域，也是哲学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保存哲学，就是保持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光明。他提醒他的听众：“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

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只有思想无能者,才会对这样的思想无动于衷。

人们一般以为荷尔德林是一个诗人,其实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黑格尔就曾深受他这位同窗的影响,而海德格尔着力诠释他的诗篇也说明此人非同凡响。他给他兄弟的两封信既可以让我们的窥思想者荷尔德林的风貌,又可以看到他对思想的独特理解。尤可注意的是,因为荷尔德林是以书信方式和他的兄弟谈他的思想,所以在这里思想不是以理论的形式和概念的语言出现,而是以生命的观察和体会的方式道出,恰恰表明了思想与生命(个人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的内在关系。

“托尔斯泰论思想”取自他的绝笔之作《生活之路》,这部被认为是《圣经》式的著作是他毕生思想的结晶。“论思想”虽然通俗浅近,但却充满了托尔斯泰晚年特有的朴素和真挚,以及托翁特有的崇高感。它可能比那些苦心经营的高头讲章或鸿篇巨制更能使我们了解思想的真义。

印度民族向来以沉思冥想和宗教情怀闻名于世,伟大的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论沉思”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印度精神的这一特点。然而,“论沉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上的深邃和虔敬,却是伟大思想必有的品格。宋儒和明儒都喜欢说“敬”,非敬无以成思,非敬无以知己之不知。

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从表面上看并没有直接谈思想,但世界观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不是一般的观点问题,而是思想立场的问题。爱因斯坦的思想立场谈不上深刻,但却显示了一种理性的正义感,而这正是伟大的思想不可少的品质。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先生们 我不知道我的原告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但对我来说 ,我几乎要被他们弄得发昏了 因为他们的论点是多么令人佩服啊。不过 ,另一方面 ,他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在他们的连篇假话中有句话尤其使我感到惊讶 ,我指的是他们对你们说 ,你们一定要小心 ,别让我把你们给骗了 ,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是一个娴熟的演说家。我要对你们说 ,讲这种话而不脸红的人真是极端厚颜无耻 因为他们一定知道这种话很快就会遭到事实的驳斥 ,我显然并不具备当一名演说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巧 ,当然啦 ,除非他们所说的娴熟的演说家指的是讲真话的人。如果他们讲的是这种意思 ,那么尽管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类型 ,我仍会同意我是一名演说家。

我说了 ,我的原告几乎没讲一句真话 ,或者干脆说 ,一句真话都没讲 ,而从我嘴里你们听到的将全部是真话 ,先生们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这不是因为我会像他们那样流利地使用语言和精心修饰词句。不 ,你们听到的话将是直截了当、脱口而出的 ,充满着正义的自信 ,我不想要你们中间有人会对我的话另作他想。先生们 ,要我这把年纪的人使用一名初出茅庐的演说家那样矫揉造作的语言几乎不可能是适宜的。不过 ,有件事我确实得求你们。如果你们听到我在申辩中用了我经常在城里的公共场所或别的地方使用的语言 ,请别感到奇怪 ,也不要打断我的话 ,你们有许多人在那些公共场所听过我说话。让我提醒你们 ,我活了 70岁 ,这是第一次上法庭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辞令完全陌生。如果我真的是来自另一个国家 ,用我自幼习得的方式和方言讲话 ,你们当然得原谅我 ,所以我现在向你们提出这个我认为并不过分的请求 ,讲话的方式有好有坏 ,但请别在意我的讲话方式 ,而要集中精力考虑我说的话是否谎言。这是法官的首要责任 ,正如抗辩人的首要责任是说真话。

担任法官的先生们 ,我的恰当步骤是 ,首先对付那批最早的控词及原告 ,他们对

* 选自《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我进行了虚假的指控,然后再对付后来的指控。我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因为多年来你们已经听到有许多人对我进行指控,这些指控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但是我对这些人的害怕胜过害怕阿尼图斯及其同伙,尽管阿尼图斯等人也是相当可怕的。但是另外一些人要更加可怕。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你们中间许多人自幼就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充塞他们对我的虚假指控。他们说,有个聪明人名叫苏格拉底,他既懂天文,又对地上的一切事物加以钻研,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能够击败较强的论证。

先生们,这些人是这些谎言的传播者,是我凶恶的原告,因为那些听到这些谎言的人会假定研究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个无神论者。此外,这些原告人数很多,他们对我的控告已经有好多年了。更有甚者,当你们有些人还是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在你们这个最易受影响的年龄他们接近你们,他们确实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根本无人替我辩护。最离奇的事情是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只知道他们中有个人是一名剧作家。由于妒忌和喜欢造谣中伤,这些人想要煽动你们来反对我,有些人只是在传播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而所有这些都很难对付。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接受盘问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申辩,因为,没有人会进行回答。所以我请你们接受我的陈述,把批评我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我现在的原告,另一类是我提到的从前的原告,而你们当然会认为我将先针对从前的原告为自己辩护。你们毕竟很久以前就听到他们对我的辱骂,他们比我最近的原告要凶狠得多。

好吧,先生们,我必须开始申辩了。我必须试着在我可以说话的短暂时间里,消除多年来在你们心中留下的虚假印象。但愿最后我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先生们,因为这样的结果对你们、对我都有益,但愿我的申辩是成功的,但我想这很难,我相当明白我的任务的性质。不过,还是让神的意愿来决定吧,依据法律我现在必须为自己辩护。

那么,让我们开始,请你们考虑使我变得如此不得人心,并促使美勒托起诉我的指控到底是什么。还有,我的批评者在攻击我的人品时说了些什么。我必须把他们的誓词读讲一遍,也就是说,他们就好比是我法律上的原告:苏格拉底犯有爱管闲事之罪,他对地上天上的事物进行考察,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并唆使其他人学他的样。他们的讼词大体上就是这样。你们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已经看到,戏中的苏格拉底盘旋着前进,声称自己在空中行走,并且说出一大堆胡言乱语,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真的精通这样的知识,那么我并不轻视它,我不想再受到美勒托对我提出的法律起诉,但是先生们,事实上我对这种知识毫无兴趣。更有甚者,我请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我作证,听过我谈话的人很多,我呼吁所有曾经听到过我谈话的人在这一点上都可以向你们的邻居查询。你们之间可以说说看,是否有人曾经听过我谈论这样的问题,无论是长是短,然后你们就会明白事情真相,而其他关于我的传闻也是不可信的。

事实上,这些指控全是空话,如果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想要收费授业,那么这同样也不是真话。不过,我倒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我想,如果有人适宜教人,就像林地尼的高尔吉亚、开奥斯的普罗狄科、埃利斯的希庇亚一样,那倒是件好事。他们个个都能去任何城市,劝说那里的青年离开自己的同胞公民去依附他们,这些青年与同胞交际无须付任何费用,而向他们求学不仅要交学费,而且还要感恩不尽。

还有另一位来自帕罗斯的行家,我知道他在这里访问。我偶然碰到一个人,他在智者身上花的钱超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我指的是希波尼库之子卡里亚。卡里亚有两个儿子,我对他说:“卡里亚,你瞧,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是小马驹或小牛犊,我们不难找到一位驯畜人,雇他来完善他们的天性,这位驯畜人不外乎是一位马夫或牧人。但由于他们是人,你打算请谁来做他们的老师?谁是完善人性和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专家?我想你有儿子,所以你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人,还是没有?”

他说:“当然有。”

我说:“他是谁?从哪里来?他要收多少钱?”

他说:“苏格拉底,他是帕罗斯来的厄文努斯,收费五个明那^①。”

如果厄文努斯真是一位这种技艺的大师,传授这种技艺而收费又如此合理,那真是可喜可贺。如果我也有这种本事,那我肯定会为此感到自豪并夸耀自己,但是事实上,先生们,我不懂这种技艺。

也许你们有人会打断我的话,说:“苏格拉底,你在干吗?你怎么会被说成这个样子?无风不起浪,如果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那么这些关于你的谣言绝不会产生,你的行为肯定有逾越常规之处。如果你不想要我们自己去猜测,那么给我们一个解释。”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会试着向你们解释是什么原因使我蒙上如此恶名。所以请你们注意听。你们中有些人也许会想我不是认真的,但我向你们保证,我要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你们。

先生们,我得到这种名声无非就是因为有某种智慧。我指的是哪一种智慧?我想是人的智慧。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好像真是聪明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天才人物拥有的智慧可能不只是人的智慧。我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解释。我肯定没有这种智慧的知识,任何人说我有这种知识都是在撒谎,是故意诽谤。现在,先生们,如果我好像是在口出狂言,请别打断我,因为我将要告诉你们的这些话并非我自己的看法。我将向你们提起一个无可怀疑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德尔斐的神^②,他将为我的智慧作证。

^① 皂荚,希腊货币名,约合银 1 德拉克。本文中的注释均由中译者参照已有各种版本的注释加以取舍、改写、综合,并有许多添加。以下不再逐一说明。

^② 指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智慧之神。德尔斐是希腊宗教圣地,建有著名的阿波罗神庙。

你们当然认识凯勒丰。他自幼便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优秀的民主派，在最近的那次放逐中，他和你们的人一起被放逐，也和他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他的为人，一做起事来便热情百倍。有一天，他竟然去了德尔斐，向那里的神提出这个问题。先生们，我在前面讲过，请别打断我的话。他问神，是否有人比我更聪明。女祭司回答说没有。凯勒丰已经死了，但他的兄弟在这法庭上，他可以我的话作证。

请想一想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我想解释对我的名声进行攻击是怎样开始的。听到这个神谕，我对自己说，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呢？我非常明白我是没有智慧的，无论大小都没有。那么，神为什么要说我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呢？神不可能撒谎，否则便与其本性不合。

困惑了很长时间，我最后终于勉强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去试探这个神谕的真意。我去拜访一位有着极高智慧声望的人，因为我感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成功地否认那个神谕，可以反驳我那神圣的权威了。你说我是最聪明的人，但这里就有一个人比我更聪明。

于是我对这个人进行了彻底的考察，我不需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我可以说他是我们的一位政治家。我与他交谈时得到了这种印象，尽管在许多人眼中，特别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好像是聪明的，但事实上他并不聪明。于是我试着告诉他，他只是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但并不是真的聪明，结果引起他的愤恨，在场的许多人也对我不满。然而，我在离开那里时想，好吧，我肯定比这个人更聪明。我们两人都无任何知识值得自吹自擂，但他却认为他知道某些他不知道的事情，而我对自己的无知相当清楚。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稍微聪明一点，因为我不认为自己知道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我又去访问一个人，他在智慧方面的名气更大，结果我得到了同样的印象，也把那个人和其他许多人给惹恼了。

从那以后，我一个接一个地去访问。我明白这样做会使别人讨厌我，也感到苦恼和害怕，但我感到必须将我的宗教义务放在第一位。因为我正在试着寻找那个神谕的意义，我必须访问每一个拥有知识名望的人。先生们，凭着神犬^①的名义起誓，我必须对你们坦白，这就是我诚实的印象。当我服从神的命令进行考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有着极大声望的人几乎全都是有缺陷的，而那些被认为低劣的人在实际的理智方面倒比他们要好得多。

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冒险当作一种朝圣，想要一劳永逸地弄清那个神谕的真相。在结束了对政治家的访问后，我去访问诗人，戏剧诗人、抒情诗人，还有其他各种诗人，相信在这种场合我自己会显得比他们更加无知。我曾经挑出某些我认为是他们最完美的作品，问他们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心里希望他们会扩大我的知识。先

^① 此处原文为“狗”，指埃及的神犬。希腊人发誓的一种说法。

生们,我很犹豫是否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但我必须说出来。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比诗歌的真正作家更好地解释这些诗歌。所以我也马上就有了对诗人的看法。我确定使他们能够写诗的不是智慧,而是某种天才或灵感,就好像你在占卜家和先知身上看到的情况,他们发布各种精妙的启示,但却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诗人显然处在大体相同的状况下。我也观察到,他们是诗人这一事实使他们认为自己对其他所有行当都具有完善的理解,而对这些行当他们实际上是无知的。所以我就结束了对诗人的考察,心中的感觉与我在对政治家进行考察后得到的感觉是一样的。

最后我去找那些有本领的工匠。我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技术,也确信可以发现他们充分地拥有深刻的知识。我没有失望。他们懂那些我不懂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他们比我更聪明。但是,先生们,这些职业家似乎也犯了我在诗人那里观察到的同样的错误。我指的是,依据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声称对其他行当也都具有完善的理解,而无论这些事情有多么重要。我感到他们的这个错误掩盖了他们的确定的智慧。于是我就代那神询问我自己,我是愿意像我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愚蠢,还是两方面都像他们一样呢?我自己代那神回答说,我最好还是像我原来那个样子。

先生们,我的这些考察使自己四面树敌,引来极为恶毒和固执的诽谤,这些邪恶的谎言包括把我说成是一名智慧的教师。因为,当某人声称自己在某个既定的主题中是智慧的,而我成功地对他进行了驳斥的时候,旁观者就假定我本人知道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但是,先生们,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那个神谕无非是他用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神并不是真的在说苏格拉底,而只是在以我的名字为例,他就好像在对我们说,你们人中间最聪明的是像苏格拉底一样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

时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他是本城公民还是外地人,每想到有人不聪明,我就试图通过指出他是不聪明的来帮助神的事业。这个事业使我无暇参与政治,也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私事。事实上,我对神的侍奉使我一贫如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遭人厌恶。有许多悠闲安逸的富家子弟主动追随我,因为他们喜欢听到别人受盘问。他们经常以我为榜样,也去盘问别人。借此,我想,他们发现有许多人自以为知道某些事情,而实际上知道极少或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受害者被惹火了,但不是对他们发火,而是冲着我。他们抱怨说,有个传播瘟疫的大忙人叫苏格拉底,他把错误的观念灌输给青年。如果你们问这些人,苏格拉底干了些什么,苏格拉底教了些什么,以至于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们说不出,也不知如何回答。但是由于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的困惑,于是就随口说些现成的对哲

学家的指责,说苏格拉底对地上天上的事物进行考察,不信诸神,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我想,他们很不情愿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在有些地方假装有知识,而实际上一无所知。所以我想,出于对我的妒忌,再加上精力充沛,人数众多,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声,于是他们就对我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貌似有理的指控,你们的双耳早已灌满他们对我的猛烈批判。

这些原因导致美勒托、阿尼图斯和吕孔对我的攻击。美勒托代表诗人,阿尼图斯代表职业家和政治家,吕孔代表演说家,为他们鸣冤叫屈。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如果我能在我可以说话的短暂时间内消除你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错误印象,那简直是个奇迹。

先生们,你们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我把它告诉你们,事情无论巨细,都没有任何隐瞒。我非常清楚我的坦率言论是你们厌恶我的原因,但这样一来反而更加证明我说的是实话,我已经准确地揭示了那些诬蔑我的流言蜚语的性质,指出了它们的根源。无论你们现在还是今后对这些事情进行检查,都会发现我刚才说的是事实。

关于我的第一批原告对我的指控,我的申辩就到这里。现在我要针对美勒托这位自命具有高度道德原则的爱国者作出申辩,然后再针对其他人。

和刚才一样,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讼词,就好像他们提出了一桩新的指控。他们的讼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有罪,他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这就是他们的指控。让我们逐一加以考察。首先,这条指控说我犯了腐蚀青年的罪行。但是我要说,先生们,美勒托犯了罪过,因为他用轻率的态度对待一桩严肃的事情,用一些琐屑的理由把人们召来参加审判,还对他从来不感兴趣的事装出一副关切焦虑的模样。我会试着证明这一点,直到你们满意为止。

“来吧,美勒托,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我们的青年应当尽量受到良好的影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是的。”

“很好,那么请告诉这些先生们,谁在使这些青年学好。如果你对这件事如此感兴趣,那么你一定知道他们是谁。如你所说,你已经在我身上发现了邪恶的影响,所以把我带到这些先生面前来控告我。那么请大声对这些先生说,谁对青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你瞧,美勒托,你的舌头打结了,说不出来了。你真丢脸,这岂不是正好证明了我说的话,你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吗?我的朋友,告诉我,谁在使青年人学好?”

“法律。”

“我亲爱的先生,这不是我要问的。我要你把懂得法律、以法律为主业的人的名字说出来。”

“苏格拉底,我指在座的这些先生,审判团的成员。”

“美勒托,你的意思是他们有能力教育青年,使他们学好吗?”

“当然。”

“所有法官都使青年学好,还是只有某些法官使青年学好?”

“全体法官。”

“好极了!世上竟有那么多人使青年学好。好吧,那么这些法庭上的听众是否也使青年学好?”

“是的,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议会议员怎么样?”^①

“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美勒托,公民大会的成员肯定也不会腐蚀青年,对吗?或者说他们全都对青年发挥良好的影响,使他们学好吗?”

“是的。”

“如此说来,似乎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学好,只有我除外,只有我在腐蚀他们。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确实是你在我身上找到的最可悲的品质。好吧,让我问另一个问题。以马为例,你相信整个人类都在对马进行改善,而只有一个人对马施加坏影响吗?或者说事实正好相反,使马改善的能力只属于一个人或很少人,他们是驯马师,而大多数人如果必须与马打交道,使用马匹,那么他们就会伤害马,对吗?美勒托,无论是马还是其他所有动物,不都是这种情况吗?无论你和阿尼图斯是否承认,必然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腐蚀我们的青年,而其他人都是在为他们好,那么他们真是幸运。但是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美勒托,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你从来没有关心过青年,你已经清楚地表明你对拿来控告我的这件事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兴趣。”

“再则,请严肃地告诉我,美勒托,住在一个好的社团里好还是住在一个坏的社团里好?回答我的问题,大善人,这个问题并不难。恶人对与他们有密切交往的人产生坏影响,好人则对他们产生好影响,对吗?”

“当然是这样。”

“有人宁愿受到与之交往者的伤害,而不愿从他那里得到益处吗?回答我,我的善人,法律需要你回答。有人宁可受到伤害吗?”

“当然没有。”

“那么好吧,你把我召到法庭上来,指控我腐蚀青年,使他们的性格变坏,你认

^①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城邦的政府组织有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和十位将军。此处的议会议员指五百人会议的成员。

为我在这种时候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认为是有意的。”

“美勒托，为什么你这般年纪的人会比我这般年纪的人聪明得多？你发现在与青年们最接近的邻居中，恶人总是对他们产生坏的影响，好人总是产生好的影响，而我竟然会如此可悲，以至于不知道自己若是腐蚀某个同伴的品格，就得冒着从他那里受到伤害的危险吗？否则就没有其他理由能使我承认这种巨大的冒犯是有意的了。不，我不相信，美勒托，我也不认为还有别人会相信。要么我没有起坏的影响，要么我起了坏影响但却是无意的，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的控告都是虚假的。如果我无意中起了坏影响，那么对这种无意中犯下的过错，正确的程序不是把过失人召到这个法庭上来审问，而是对他进行私下训诫。如果我还张着双眼，我显然就会停止做我并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过去故意回避我，不肯启发我，现在却把我带到这个法庭上来，这个地方是那些需要接受惩罚的人要来的，而不是那些需要启发的人要来的。”

“现在事情相当清楚了，先生们，我前面说过，美勒托从来没有对这种事表现过任何兴趣。然而我还是请你告诉我们，美勒托，在什么意义上你说我腐蚀青年人的心灵。你的控告用词显然表示你指控我唆使他们相信新神，而不相信国家承认的诸神。你说我的这种教唆具有腐蚀效果吗？”

“这正是我的意思。”

“那么美勒托，以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神的名字起誓，我恳求你更加清楚地向我和审判团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因为我无法弄清你的准确含义。如果说我教唆别人相信某些神，这就蕴涵着我本人相信某些神，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也不会因此而有罪。你对我的控告所依据的事实是我相信的神与国家承认的神不一样吗？或者说你断定我不相信任何神，并且教唆其他人也这样做？”

“我说你完全不相信神。”

“你真使我感到惊奇，美勒托。你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指我不像人类的一般信仰那样相信太阳和月亮是神吗？”

“审判团的先生们，他肯定不相信神，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团土。”

“我亲爱的美勒托，你没想到你正在控告阿那克萨戈拉吧？你如此藐视这些先生，认为他们竟连克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戈拉的书充斥这样的理论都不知道，是吗？青年人在市场上顶多花一个德拉克玛^①就能买到这些书。如果苏格拉底声称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的，他们会嘲笑苏格拉底，而不说他们自己愚蠢，这种时候你是否还真的认为那些青年是从我这里得到这些想法的呢？诚实地告诉我，美勒托，

^① 德拉克玛，希腊货币名，约合银 4 钱。

这是你对我的看法吗？我不信神吗？”

“不信，一位神都不信，一点都不信。”

“你说的话一点都不可信，美勒托，我怀疑连你自己都不信。在我看来，先生们，这个人完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他对我的控告纯粹出于一种蛮不讲理和自以为是。他好像要发明一种试探我的方法。他心里在想，且看这位从来不犯错误的苏格拉底是否明白我在为了取乐而自相矛盾，或者在想，看我能否成功地骗过他和其他听众，对吗？在我看来，他的控告确实自相矛盾，就好像说，苏格拉底犯有不信诸神之罪，但他相信诸神。这种说法确实很轻率。”

“先生们，我请你们与我一道来考察我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来的。美勒托，请你务必回答我的问题。而其他所有人，请记住我一开始就提出的请求，如果我按我的习惯方式进行讨论，请不要打断我。”

“美勒托，相信有人的活动，但不相信有人存在，这个世上会有这样的人吗？让美勒托回答问题，先生们，别让他老是说反对。有人不相信有马存在，但相信有马的活动吗？或者，有人不相信有乐师，但相信有音乐活动吗？没有这样的人，我尊敬的朋友。如果你不想回答问题，我会为你和这些先生们作答。但是下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有人相信有超自然的活动，但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吗？”

“没有。”

“好极了！在法庭的迫使下，你终于吐出了片言只语。好吧，你肯定我相信并唆使其他人相信超自然的活动吗？它们是新的还是旧的没有关系。按照你的状词我是相信它们的，对此你确实庄严地做过宣誓。但若我相信超自然的活动，那么我不可避免地也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不是这样吗？是的。我假定你同意了，因为你没有回答。我们不是把超自然的存在当作诸神或诸神的子女吗？你同不同意？”

“当然同意。”

“那么如你所说，如果我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如果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诸神，那么我们就得出我刚才提到的结论，你为了自己取乐而在考验我的智力：先是说我不相信诸神，然后又说我相信诸神，因为我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这些超自然的存在是由诸神与宁妇^①或其他母亲生下来的杂种，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相信有诸神的子女，而不相信有诸神本身？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他就像相信有马驹和驴驹而不相信有马和驴一样可笑。美勒托，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你用这条罪状来控告我，借此考验我的智慧，或者说你根本无法找到控告我的真正的罪状。至于你指望说服任何一位有一点儿理智的活人，使他信服相信超自然的神的活动不蕴涵相信超自然的神的存在，或是相反，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① 灶神是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山林水泽的仙女，有许多位。